成都春熙坊清代古典家具装饰与文化探析

李瑞益，郭晶
（西南林业大学，昆明 650224）

摘要：目的 对成都春熙坊内部的清代古典家具装饰特征与文化特征进行深入研究。**方法** 通过实地考察成都锦江总府路春熙坊内部空间的座榻、椅柜、卧床、洗脸架、木雕佛像屏风等 40 余件清代遗存的古典家具，基于设计学的角度，深入分析封建贵族阶级在古典家具色彩、造型、材料等方面所呈现出的与众不同的装饰特征，并结合清代满族的历史知识分析古典贵族家具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提出成都地区清代古典家具的传承途径。**结论** 根据春熙坊座榻、椅柜、卧床、洗脸架、木雕佛像屏风等贵族古典家具展现的装饰色彩、装饰造型与装饰材料等特征，反映出在大一统背景下，贵族阶级为了巩固朝政，以满族为主导逐渐将自身的萨满文化与儒家文化、佛教文化融为一体，最终让清代家具装饰与文化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因此，如果要使清代古典家具传承下去，需要通过仿制传承、创新传承及教育传承等三种途径，这对于传承成都地区的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当代经济、艺术与文化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春熙坊；清代；古典家具；装饰与文化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23)06-0328-08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23.06.036

Analysis on the Decorative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lassical Furniture of the Qing Dynasty in Chengdu Chunxifang

LI Rui-yi, GUO Jing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Kunming 650224,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make an in-depth study on the decorative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lassical furniture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Chengdu Chunxifang.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over forty pieces of classical furniture left in the Qing Dynasty, such as couch, chair cabinet, bed, washstand and wood carved Buddha screen in Chunxifang located on Zongfu Road, Jinjiang District, Chengdu, the distinctive deco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eudal aristocratic class in the color, modeling and materials of classical furniture were analyzed deep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 an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classical aristocratic furniture was explored combined with the historical knowledge of the Man nationality in the Qing Dynasty to put forward the inheritance ways for the classical furniture of the Qing Dynasty in Chengdu.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corative colors, shapes and materials of aristocratic classical furniture such as couch, chair cabinet, bed, washstand, wood carved Buddha screen in Chunxifang, it is reflected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reat unific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aristocratic class gradually integrates its Shaman culture with Confucian culture and Buddhist cultur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Man nationality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 government, and finally makes the furniture decoration and culture of the Qing Dynasty glow with more dazzling light. Therefore, in order to inherit the classical furniture of the Qing Dynasty, it is necessary to put forward three ways of imitative inheritance, innovative inheritance and educational inheritance, whi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inheriting the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Chengdu and realizing the contemporary economic, artistic and cultural values.

KEY WORDS: Chunxifang; Qing Dynasty; classical furniture; decoration and culture

收稿日期：2022–10–1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15YJC760033）
作者简介：李瑞益（1996—），男，硕士生，主攻室内设计与理论。
通信作者：郭晶（1982—），女，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室内设计与理论。

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专制主义集权王朝，有着深厚与广泛的文化认同，而华丽的古典家具正是满清贵族统治阶级的聚合产物[1]。宫殿与王府室内的装修和陈设，甚至不同类型的工艺饰品装饰手法与风格都已进入一个注重装饰形式的时期，造型简洁、轮廓简练的明式家具已不能满足清代贵族们的审美需求，所以清代家具在装饰风格、造型乃至用材方面都远超明朝家具，这不仅表现出满清贵族阶级具有更高的艺术审美能力，还是贵族阶级身份的象征，彰显了满清贵族阶级的精神荣耀，也是独特的政治和文化心理的形象写照[2]。清代老成都“昌福馆街”便是整个西南地区贵族购物与休闲之地，同时也是成都商业的发源之地。据《成都街巷志》记载，“昌福馆街”为清代规模最大的集美食、金银配饰售卖以及茶楼客栈等于一体的商贸场所，素有中国“美食和银匠一条街”之美誉。历史沿革了数百年，曾经的昌福馆街被如今的“春熙坊”所取代，幸而多数古典家具被保留，通过实地调研成都春熙坊内的清代古典家具，发现许多家具表层雕饰与油漆较为清晰、完整，且造型烦琐复杂，与明式家具的装饰大相径庭。因此，本文基于设计学的研究视角，分析春熙坊内部空间中清代古典家具色彩、造型、材料等方面的装饰特征，并探讨所蕴含的文化特征，为今后成都地区清代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提供有力的学术指导。

1　春熙坊历史背景及其晚清古典家具现状

1.1　春熙坊历史背景概述

“春熙坊”在清代被称为“昌福馆街”，曾是中国西南地区首个贵族专享的购物、住宿等综合性的商贸之地。根据《成都街巷志》中的记载，1900 年至 1999 年，著名本土出版家与实业家樊孔周在卧龙桥创办了昌福印刷公司，之后因樊孔周被军阀刘存厚的部下所害，昌福印刷公司也因此倒闭，而厂址亦变成“昌福馆街”[3]。20 世纪末，昌福馆旧址处建起了商场，许多达官贵族频繁来往，商人从中发现商机，他们便大量收购旗人的家产，这里便形成了“仅限满清贵族来往”的局面，之后昌福馆街售卖金银首饰与美食的铺面也迅速兴起，此为成都清代昌福馆街被誉为“美食和银匠一条街”的历史由来。现在的昌福馆街，即春熙坊（见图 1），于 2013 年建成，位于成都锦江区总府路，被称为“清代穿越之街”，真实还原了百年前老成都的传奇聚集地，开启了成都历史文化新地标。春熙坊的建筑外观采用清代传统风格，体现了成都现代商业的起源，坊内保留了满清贵族与汉族上层阶级的古典家具，具有深层、神秘的装饰价值与文化价值。

图 1　成都总府路“春熙坊”建筑外观与室内空间（清代昌福馆街原址）
Fig.1 Architectural appearance and interior space in "Chunxifang" on Zongfu Road, Chengdu (the original site of Changfuguan Street in the Qing Dynasty)

1.2　春熙坊清代古典家具遗存现状

根据春熙坊的前身“昌福馆街”所建时间与遗存家具外观，可清楚判断春熙坊内所摆设的多数古典家具属于清朝末年时期，为满族贵族阶级与少数汉族上层阶级所用。通过考察发现坊内所遗存家具的保存状况良好，整体家具的装饰较为完整，彩漆与雕刻纹饰清晰可见。从家具民族类型上看，主要分为满族家具、汉族家具以及佛教家具等三种类型。豪华的古典家具数量超过 40 件，主要包括马车、梳妆台、桌椅、罗汉床、衣柜、坐榻、床榻、洗手台等（见表 1），从表中的清代古典家具节点图示中可以清楚看到自然类的树枝、花鸟、动物与人文类的楼梯、宝剑等木雕图纹，表现出满清王室贵族与上层阶级对权力与地位的追求以及较高的艺术审美能力。另外，在春熙坊内也有一些中式桌椅，虽然部分桌椅表面木饰已脱落，但造型独特。春熙坊内丰富多彩的古典家具可看作是满族、汉族、佛教等多民族的文化融合，营造出清朝独特的人居环境，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文化魅力。

表 1 成都春熙坊遗存的清代古典家具调查分析

Tab.1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classical furniture of the Qing Dynasty in Chunxifang, Chengdu

现状实景图	名称	家具节点图示	家具装饰图案与装饰技法
	古典马车 古典梳妆台		装饰图案：树叶、花朵 技法：彩漆、木雕、嵌金
	古典桌椅		装饰图案：树叶、树枝、花朵 技法：木雕、嵌金、彩漆
	古典罗汉床		装饰图案：荷花、荷叶、树枝、花鸟 技法：木雕、嵌金
	古典衣柜		装饰图案：树叶、花鸟、楼梯、宝剑 技法：木雕
	古典座椅 古典坐榻		装饰图案：树叶、树枝、花朵、动物 技法：彩漆、木雕、嵌金
	古典床榻		装饰图案：树叶、树枝、花鸟 技法：彩漆、木雕、嵌金
	古典洗手台		装饰图案：树叶、树枝、花朵 技法：彩漆、木雕、嵌金
	古典桌子		装饰图案：树叶、树枝、花朵 技法：彩漆、木雕、嵌金

2 春熙坊清代古典家具的装饰特征

2.1 对比强烈的家具色彩

由于满族先民长期生活于偏僻、四季分明的东北地区，气候极为寒冷，色彩对于满族人来说，可谓是生活中的生气点缀，因此多数的满族人喜欢对比强烈的色彩[4]。满族人钟爱“黄、红、黑、白、蓝”等五种颜色，正如荷兰后印象派的画家梵·高所说：“色彩自身就可以表达某些东西。”在满族人眼中，红色

寓意辟邪与吉祥如意，黑色是万物之源的象征，黄色代表高贵与权力，白色代表圣洁与祥瑞，蓝色代表崇高[5]。清王朝建立后，满族统治阶级将红、黄、黑等色彩元素应用于王室生活器具的装饰设计上，比如在室内的家具设计上，红、黄、黑等色彩为满清贵族统治阶级的居住空间增添了活力，同时也给清朝增添了神秘的色彩[6]。据实地考察可知，成都春熙坊入口处的双人坐榻（见图 2）就是曾经由满清贵族所使用的，此坐榻体型较为庞大，设计对称，其最大特点是在于色彩的大胆运用。坐榻上半部分以黑色为主，下半部分以红色为主，形成强烈的“红”“黑”对比，另外，在两个靠背镶嵌着许多金黄色的花纹，使整个坐榻展现出强烈的视觉冲击与装饰韵律，显露出满族统治者尊贵的气质，清代贵族通过家具的装饰色彩展现出自身独特的审美水平[7]。可以说，满族传统色彩与家具装饰设计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清代家具装饰的艺术审美性和时尚性。

图 2　春熙坊清代满族王府古典坐榻
Fig.2 Couch of Man royal residence of the Qing Dynasty in Chunxifang

2.2　雄壮烦琐的家具造型

昌福馆街曾是专向满族贵族售卖金银首饰与美食的商业街坊，街坊内的家具作为商铺展示与使用的器具，以高端、华丽、复杂的形态呈现出满清贵族阶级的商贸交易与审美情趣[8]。满族人的生活家具大都具有体量大、厚重的形态特色，也使清代家具的造型比明代家具更为雄壮、烦琐、宽大，春熙坊室内厅堂的罗汉床，卧房的洗脸架（见图 3）装饰设计极为复杂，特别是在洗脸架顶部，融合了莲花形状、藤条形状、龙纹形状等多种类型的装饰造型。清代贵族家具的装饰造型烦琐的原因是源于清代贵族吸收了传统浅、深浮雕、平凸、镂空、镶嵌等技法，甚至参照了 20 世纪欧洲古典家具的装饰形态，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变通与融合，实现形态的集大成，达到“无功不精”的程度，为奢华的家具装饰效果的实现提供了保障，罗汉床的雄壮与洗脸架烦琐的装饰造型成为春熙坊内的视觉亮点[9]。

2.3　严谨考究的家具材料

因满族先民来自寒冷的东北地区，该地域的经济较为落后，使得满人极为向往物质条件丰富的富裕生活。在清王朝建立后，许多满清贵族间斗奇夸富成风，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都反映在家具的制作上，对于家具材料的选择都十分讲究[10]。在材料选择上，要求材质无疤，无标皮，色泽务必均匀，推崇色泽深、纹理细腻的珍贵硬木，尤以“紫檀”为首选，其余的红木、铁力木亦有，且在使用木材时讲究清一色，各种木料必须分开使用，不能相互掺用。据考察，春熙坊内的紫檀木家具至少有 20 余件，包括坐榻、扶手椅、罗汉床、卧床等（见图 4），虽然留存时间已久，但是家具表面的植物纹依然清晰，体现出清代工匠精湛的工艺；在客栈床榻旁边安置了一把扶手椅，椅子表面十分光滑，椅背上的木雕纹饰融合了植物与鲜花两种图案，其形态极其复杂；正方形桌面四条棱边经过匠人仔细打磨处理，使方形桌面的棱边光滑，不易碰伤人。优质的硬木材料在满族家具上的装饰应用成为清代贵族们的传统，并且深扎根于满族贵族阶级的生活之中，满清贵族古典家具材料选择严谨，构成了满清贵族古典家具独有的装饰特点，是历代家具所不能比拟的。

图 3　春熙坊造型烦琐的清代古典罗汉床、洗脸架、桌子、座椅
Fig.3 Classical arhat bed, washstand, table and chair in cumbersome shapes of the Qing Dynasty in Chunxifang

图 4 春熙坊清代古典床榻
Fig.4 Classical beds of the Qing Dynasty in Chunxifang

3 春熙坊清代古典家具的文化特征

3.1 满族的萨满文化

“萨满”最早出现在南宋的《三朝北盟会编》中，是女真语，特指“巫师”一类的人，它不仅是凝聚满族心理的一种手段，还强化了清朝皇族间的血缘亲情[11]。最早的满族先民因自然环境恶劣，生产力又严重受限，使上苍成为满族先民的精神寄托，而“巫师”作为人与上苍的中介者，可通过做法将人的愿望转达给上苍，因此，“祭祀”成为了满族人民的日常活动[12]。在满族的居住环境方面，因生活在东北地区，冬季气候既寒冷又漫长，导致满族人的生活起居和社会活动多习惯于在室内进行，靠窗必放置暖炕，从而限制了很多家具的移动，固定的室内空间布局逐渐形成了满族人民尤为注重家具对称的审美情趣[13]。在清朝建立后，统治阶级对原信仰的萨满文化并未随之抛弃，而是加以延续与传承，将萨满文化与宫廷家具装饰艺术相互融合。

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疆域辽阔，四方来朝，具有丰富的资源和雄厚的财力，让满清统治者们与汉族上层社会更倾心家具的恢弘气派，并根据厅堂、书斋和卧室的不同需要量屋设计，很少再做移动，故多数室内家具的体积和重量不断膨胀，为清代家具装饰造型、材料及工艺设计埋下了伏笔。在萨满文化兴盛时期，清代老成都的昌福馆街，即今日春熙坊内的多数清代古典家具也是由当时满族贵族雇工匠专门设计的。根据实地观察，春熙坊内部老成都客栈入口处的硬木柜台虽然较为陈旧，但是柜台上的金属浮雕都是工匠用纯金饰条做成的花边，不仅展现了满族对萨满图腾的崇敬，还从整体上提升了柜子的美观性，是萨满教的宗教信仰与装饰艺术的完美结合。

3.2 汉族的儒家文化

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满清贵族必须借鉴汉族的儒家文化，以此实现稳固统治目的[14]。儒家文化由春秋时期孔丘所创，是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的文化流派，其中忠、孝、仁、义、礼、智、信等思想对满族产生了深远影响[15]。在清军入关前，满族社会仍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的水平上，大量满族贵族与汉人间一直存有民族隔阂，但统治阶级又因政治统治的需要，非常渴望对儒家文化的汲取，而儒家文化作为汉文化的核心代表，正好能为满族与汉族交融提供有利条件，为满清政治教化提供思想基础。清军入关以后，满清贵族们便开始采取广招文人儒士，开科举、兴办学校、订条规等一系列政策，从此“仁”与“德”让满清百年昌荣，远远超过汉人统治的明朝[16]。

随着满族文化与汉族儒学的长期交融，满族人与汉族人的相处也逐渐融洽，贵族阶级将汉族的家具艺术体系引入满族家庭与公共空间之中[17]。这点可从春熙坊内部家具的摆设方式与家具装饰图纹上发现，走廊处摆放的供客人们休息的桌椅皆是按照汉族传统“两椅配一方桌”的组合模式进行布置的（见图 5），中轴对称的布置形式乃儒家思想“以中为尊”等级观念的真实体现，走廊中式靠背椅的靠板上有中式回形纹的木条装饰，此为汉族传统装饰图纹，种种痕迹都是满族贵族汲取汉族儒家文化的有力证明，展现了满清贵族对汉族家具布置体系的高度认可。

3.3 藏传的佛教文化

早期的满族人与佛教已有了密切接触，在后金时期的满族建筑艺术与家具艺术上有所体现。根据文献记载，康熙三十六年，清王朝建立宗教管理制度，佛教的诵经成为了王室的日常活动[18]。在宫廷中设立“中正殿念经处”，清宫的中正殿是佛堂区的统称，是专门进行满清皇室佛教事务之地。整体建筑以中正殿为核心，其余的建筑还包括香云亭、宝华殿等，定期在各佛殿举行各种皇家佛事活动。殿内装修极为考究，经卷、佛像、屏风等陈设种类繁多。在满清时期，成都地区人口逐步恢复，统治者意识到佛教在政治上同样具有积极作用，于是统治者大肆宣扬佛教为政权服务，在统治期间，满清统治者们将佛教与宗室相互结合，形成统治政策，体现在朝政的不同细节中[19]。

图 5　春熙坊中式桌椅组合
Fig.5 Chinese table and chair combination in Chunxifang

在该政治体系的影响下，佛教思想逐渐渗透到满清王府与社会的各个阶层中，每一位清朝官员将佛教信仰深深烙印在心里，且无论是哪个民族，来自哪里，只要是任官于清朝，官至一定级别，必须佩戴佛珠，即“朝珠”，所以这便是藏族与满人称大清皇帝为老佛爷的历史由来[20]。

佛教与满清政权结合施行，既促进了满清贵族与其他民族的和睦发展，也推动了蜀地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更为满清政治局势的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佛教文化彻底融入满清贵族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春熙坊外厅展柜旁边放置的佛教香炉，其造型区别于普通的莲花型香炉，充满着神秘的地域特色；另外，如春熙坊老成都客栈过道拐角处放置的接引佛木雕屏风（见图 6），屏风中心是一个大佛浮雕，在中心大佛像浮雕左右两侧也配有多个小佛浮雕作为衬托。从雕刻技术上看，大佛像的雕工技术极为精湛，无论是头部、脸部、关节还是服饰纹的雕刻都十分精细，是极具地方特色的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作为室内空间的装饰，更凸显了满清贵族对佛教的信仰与崇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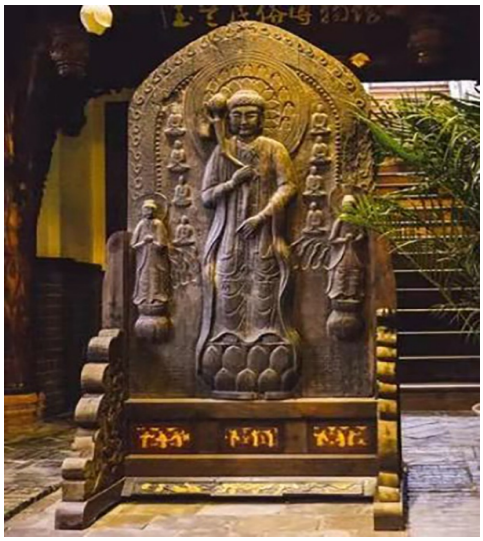

图 6　春熙坊木雕佛像屏风
Fig.6 Wood carved Buddha screen in Chunxifang

4　春熙坊清代古典家具的传承途径

4.1　清代古典家具的仿制传承

仿制既是传承的基础，也是创新的前奏，许多传统工艺都是通过一代代工匠不断仿制才得以传承的。此处的仿制，与“文物复制”非同一概念，文物复制以牟取商业利益为目的，将其以假乱真放置在消费市场中；本文所讲的晚清古典家具仿制，乃是强调晚清古典家具制作工艺的重复，传承满清贵族的统治精神，延续萨满文化血脉。例如，云南省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的孟连宣抚司署，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孟连宣抚司署内部遗存的“宝座、梳妆台、蚊帐”等土司家具，便通过仿制之法，不但仿出了传统土司家具的原始形态，最重要的是完整地传承了云南孟连土司文化[21]。因此，成都春熙坊内清代古典家具仿制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清代古典家具的形态仿制，要仿出清代末年时期满族家具的神韵，烦琐复杂的造型艺术是满清贵族的审美表现；第二，清代古典家具的色彩仿制，成都春熙坊内多数古典家具的色彩对比强烈，在色彩仿制过程中，注意契合萨满教的色彩文化，即“红色是吉祥的象征，黑色是万物之源的象征，黄色是权力的象征”；第三，清代古典家具的用材工艺仿制，无论是坐榻、洗脸架、床榻、桌子等古典家具表面的木雕工艺、镶嵌工艺或是彩漆工艺，每一步都应该充分表现出清代家具的装饰艺术精髓。

4.2　清代古典家具的创新传承

创新能给文化遗产传承注入新的活力，促进社会发展。在清代古典硬木家具制作技艺的传承方面，清代工匠在传承明代榫卯工艺的同时，根据满清皇室及统治阶级的审美情趣，在材料、造型等方面进行了多处创新，形成了厚重、大气、华丽的清代硬木家具特色[22]。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群体产生了强烈的求富与快富意识，

对曾经技术难度高与制作时间长的家具已无兴趣，所以对于春熙坊清代古典家具制作工艺的传承，让创新成为了必然趋势。对成都春熙坊内清代古典家具的创新传承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制作手段的创新，为了提高效率、减轻工匠的劳动强度，清代古典家具的制作可以采用半机械化的方式，如古典家具的表面抛光处理；第二，制作材料的创新，传统的清代古典家具都是以“紫檀”“红木”“铁力木”等珍贵的自然材料为主，而这些材料已被列为国家保护野生植物，如今已没有自然出产。但可将其与紫檀、红木等木纹相似的实木材料结合，表现出清代古典韵味与现代的装饰气息，从而吸引现代的大众群体；第三，色彩与纹饰的创新，清代古典家具的色彩对比强烈，纹饰烦琐，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群体的观赏与使用需求，工匠们可将色彩柔和化，简化纹饰线条，或者通过与现代装饰图纹进行组合，如此便可做到与时俱进。

4.3 清代古典家具的教育传承

正所谓“保护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至关重要”。教育传承主要包括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最传统、最直接的师生传授方式。在历史上，各种王室古典家具工匠的制作技艺大都是通过拜师学艺的方式进行的，师傅亲自演示，学生仔细学习，最终使各种古典家具制作工艺的真传世代繁衍；第二种方式是教育培训。例如，在成都地区的高校或者相关培训机构中开设清代古典家具保护与传承的专业课程，另外，也可在旅游博物馆、文化宫开办专门的清代家具工艺培训班，专门培养专业的技术人才。2017 年 3 月，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把“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队伍”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明确为振兴传统工艺主要任务的一部分[23]。由此说明，当前我国极其重视“教育传承”的发展。对传统古典家具制作工艺进行教育传承研究，总结人才培养经验，有助于提高文化遗产的传承能力，增强清代古典家具制作工艺的生命力。

5 结语

清代古典家具的形成历程如朝代更迭，创世开拓，盛世怒放，经由战争、火灾、人祸而最终保留下来，是典型的文化遗产与艺术珍品，在如今的社会中显得尤为珍贵，并且作为中国清代文化的缩影，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基因。清代古典家具作为统治阶级表达情感的物质载体，是满族人情感抒发与诠释的重要途径，最终成为人类情感体验以及记忆永存的实体。笔者通过总结分析春熙坊内清代古典家具的装饰与文化特征，充分理解了清代家具与明代家具设计的区别。清代家具多依上层统治者之审美而制，因而务秾华富丽之装饰，崇雍容华贵之气韵，以彰显富丽堂皇之皇家气派，其独特的装饰造型与艺术魅力可供人品鉴赏读，从而以其独特韵味与丰厚内涵傲然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时至今日，其艺术魅力依旧不衰。同时，从清代家具设计上也能感受到满人从游牧民族到一统天下的雄心气魄，以及不断追求富贵的世俗作风。如今在市场上，现代、后现代、欧式、东南亚以及地中海等各种风格的家具比比皆是，深受人们的青睐，然而对具有深厚历史价值的清代家具却往往被大众遗忘，即便政府推出各项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也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春熙坊内的清代古典家具能让到访游客近距离认识并接触清代贵族们的生活器具，认识清代家具的艺术与文化魅力，是当代不可替代的历史资源与中华人民之文化瑰宝。

参考文献：

[1] 赵桂玲，邓宗极. 满族传统家具设计文化探析[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21(8): 72-75.
ZHAO Gui-ling, DENG Zong-ji. Analysis on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Manchu Furniture Design[J]. Furniture & Interior Design, 2021(8): 72-75.

[2] 戴向东，王铁球，钱亚琴，等. 明清家具艺术在近代的断流考析[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 2021(2): 49-53, 219.
DAI Xiang-dong, WANG Tie-qiu, QIAN Ya-qin, et al.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ruption of Ming and Qing Furniture Art in Modern Times[J]. Journal of Nanjing Arts Institute (Fine Arts & Design), 2021(2): 49-53, 219.

[3] 苗艳凤，鲁秋红，顾佳慧，等. 明朝时期满族生活方式与家具发展研究[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20(9): 16-18.
MIAO Yan-feng, LU Qiu-hong, GU Jia-hui, et al. Study on the Manchu Lifestyle and Furniture Development in Ming Dynasty[J]. Furniture & Interior Design, 2020(9): 16-18.

[4] 于楠. 巴蜀文化在旅游纪念品包装设计中的审美价值[J]. 包装工程, 2018, 39(20): 323-327.
YU Nan. Aesthetic Value of Bashu Culture in Packaging Design of Tourist Souvenirs[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8, 39(20): 323-327.

[5] 林琳，汪小慧，曹家铭，等. 吉林地区满族炕居家具研究[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20(8): 32-33.
LIN Lin, WANG Xiao-hui, CAO Jia-ming, et al. Research on Kang Furniture of Manchu in Jilin Area[J]. Furniture & Interior Design, 2020(8): 32-33.

[6] 张驰. 四川民间明清家具的历史沿革与收藏保护现状研究[J]. 包装工程, 2010, 31(S1): 34-36, 47.
ZHANG Chi.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ection and Protection of Sichuan Folk Furnitur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0, 31(S1): 34-36, 47.

[7] 刘岩妍. 东北地区满族民用家具炕琴的形制及文化内涵研究[J]. 装饰, 2018(5): 93-95.
LIU Yan-yan. Shape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Man-

chu Furniture Kang Qin in Northeast China[J]. Art & Design, 2018(5): 93-95.

[8] 田猛. 楚式漆木家具审美特征研究——以彩绘木雕小座屏为例[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21(8): 24-27.
TIAN Meng. Analysis on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u-Style Lacquered Furniture — Taking Painted Wood Carving Small Screen Stand as an Example[J]. Furniture & Interior Design, 2021(8): 24-27.

[9] 姜海叶. 东北地区满族家具装饰艺术研究[D]. 哈尔滨: 东北林业大学, 2014.
JIANG Hai-ye. Study on the Northeast Manchu Furniture Decorative Art[D]. Harbin: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2014.

[10] 赵克理. 宋、明、清家具设计新论[J]. 包装工程, 2013, 34(24): 123-126.
ZHAO Ke-li. New Theory of Song, Ming and Qing Furniture Desig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3, 34(24): 123-126.

[11] 蔡佳俊, 周月麟. 论明式家具的文化适应性——基于明清比较视角[J]. 艺术与设计(理论), 2021, 2(11): 98-104.
CAI Jia-jun, ZHOU Yue-lin. Expounding on the Cultural Adaptability of Ming Style Furniture b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ing and Qing Dynasty[J]. Art and Design, 2021, 2(11): 98-104.

[12] 张驰. 川渝地区明清家具装饰的沥粉贴金工艺研究[J]. 包装工程, 2010, 31(14): 135-138.
ZHANG Chi. Research on the Ming and Qing Furniture Decorated with Asphalt Powder Gild in the Region of Chuan Yu[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0, 31(14): 135-138.

[13] 翟蕾蕾, 翟建业. 沈阳故宫博物院清代家具特色分析[J]. 林产工业, 2021, 58(9): 112-114.
ZHAI Lei-lei, ZHAI Jian-ye. Analysis on the Qing Dynasty Furniture Characteristics of Shenyang Palace Museum[J]. China Forest Products Industry, 2021, 58(9): 112-114.

[14] 赵桂玲, 邓宗极. 明清京作雕饰家具设计文化探析[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21(6): 68-72.
ZHAO Gui-ling, DENG Zong-ji. A Probe into the Design Culture of Beijing Carved Hardwood Furnitur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J]. Furniture & Interior Design, 2021(6): 68-72.

[15] 姜晓微. 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觉化设计与开发探究[J]. 包装工程, 2020, 41(12): 227-235.
JIANG Xiao-wei. Visual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Xifu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0, 41(12): 227-235.

[16] 杜秀玲. “和、合”的美学元素分析[J]. 包装工程, 2010, 31(16): 142-144.
DU Xiu-ling. Analysis on the Elements of Aesthetics-Combination and Integrity[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0, 31(16): 142-144.

[17] 刘颖, 郭琼, 林秋丽. 潮州木雕艺术在家具设计中的创新应用[J]. 包装工程, 2019, 40(16): 215-220, 263.
LIU Ying, GUO Qiong, LIN Qiu-li.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Chaozhou Woodcarving Art in Furniture Desig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9, 40(16): 215-220, 263.

[18] 宫浩钦. 清代宫廷紫檀座椅纹饰的社会成因分析[J]. 包装工程, 2011, 32(10): 96-98.
GONG Hao-qin. Research on the Social Causes of the Qing-Style Court Padauk Furniture[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1, 32(10): 96-98.

[19] 明兰, 姚奇志. 基于生活禅理念的佛教旅游产品创新设计[J]. 包装工程, 2018, 39(2): 237-241.
MING Lan, YAO Qi-zhi. Innovation Design of Buddhism Tour Products Based on the Life Ze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8, 39(2): 237-241.

[20] 秦超. 汉地佛教家具特征研究[D]. 长沙: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12.
QIN Chao. The Study on Buddhist Furniture’ Feature in the Han Area[D]. Changsha: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 Technology, 2012.

[21] 卑立松, 黄圣游. 孟连宣抚司署家具艺术特征探析[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21(8): 58-62.
BEI Li-song, HUANG Sheng-you. Analysis on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Furniture in Xuanfu Chieftain House of Menglian County[J]. Furniture & Interior Design, 2021(8): 58-62.

[22] 钱亚琴, 戴向东, 胡亚静. 清代珐琅镶嵌家具保护与传承研究[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21(9): 4-7.
QIAN Ya-qin, DAI Xiang-dong, HU Ya-jing.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Enamel Inlaid Furniture in Qing Dynasty[J]. Furniture & Interior Design, 2021(9): 4-7.

[23] 施君. 创新与变革对传统珐琅工艺的意义[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13(3): 28-30.
SHI Jun. The Developing of Traditional Enamel in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J]. Furniture & Interior Design, 2013(3): 28-30.

责任编辑：马梦遥